

瑪依姑娘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用误会、巧合法，深刻生动地描写了一个惊心动魄、害人反害己的故事：美丽的玛依姑娘的一家从城里搬到村自家的一个农场，准备以饲养业发家致富，却遭到了利欲薰心想把农场占为己有的阿伯和他侄儿乌高林的暗算，致使玛依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住进了山洞，当上了牧羊女。后来她进行了狠狠报复。乌高林在追求牧羊女的绝望中自缢身死。阿伯在阴谋败露、真相大白后——知道被他害死的玛依的父亲正是他昔日和人的遗腹子，而玛依竟是他的亲孙女——在悔恨交加、泪如雨下中离开了人世。玛依与有情小学教师贝尔纳终成眷属。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的代表作，被拍为电影后，在法国电影界曾引起了轰动。小说的情节起伏跌宕，描写细腻生动，人物形象鲜明，译笔流畅，不愧称为一部名作。

玛 依 姑 娘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

(北京灯市口同福夹道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427,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2.25 插图2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400 册

ISBN7-80030-077-3/1·46

定价5.80元

巴斯第德白房村是一个有一百五十多口人的小村，座落在埃都瓦勒山脉的一个支脉的山峦之中；距欧巴约四公里……有一条土路通向那里。土路在陡坡上爬，远处望去，仿佛是从天上垂下来的一条白带子。村庄的那一面，只有一条崎岖的驴骡走的山路，从这条山路又分出几条羊肠小道，曲曲弯弯，通向天边。

巴斯第德白房村有五十多幢房屋，互相毗连着。所谓白房村，也只剩下名字而已，房子早已经不白了。它们都排列在五、六条小胡同的两边。为了躲避那灼热的太阳，胡同的路修得很窄，没有人行道，路面也没有铺沥青。为了避免密斯托拉风^①长驱直入，胡同也就变得曲曲折折了。

不过，面对着东边的峡谷，倒有一块狭长平坦的空场，靠深谷的一边，用条石砌成了六米多高的石墙。空场上面筑有石栏，还有一排很古老的梧桐树，人们管这儿叫“林荫大道”，老人们常来树荫下坐坐，聊聊家常。

林荫大道的中间，有一个很宽的十二级的台阶，连着

^① 密斯托拉风：指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干寒而猛烈的西北风或北风。

被房屋围起来的小广场。广场中央是一个饰有石刻贝壳的小供水塔，它是使这个村庄诞生的母亲。五十年前，从马赛来的一个“避暑者”（他在打猎季节偶尔到这里来两三次）留给山民们一小袋金币，这样人们才得以把这个地方——的一个大山泉的晶莹闪亮的泉水引到小广场上来……

那时候起，散落在山沟里和山坡上的一些小农户逐渐迁围着供水塔定居下来，于是这里变成了一个村庄。

整个白天，人们都可以看到，在供水塔的水笼头下，放着一些小罐和带双耳的大瓮，旁边站着姑娘和媳妇，她们一面倾听着清澈的泉水落入水罐时奏出的动听的音乐，一面交换着当天的新鲜事儿。

在广场的周围，有几家店铺：咖啡香烟店、杂货店、面包点心店、肉店，然后是门大敞着的木匠铺，它的旁边是铁匠铺。教堂在后边，看上去很破旧，但它的历史并不悠久，并且矮小，它的钟楼绝不比其他房屋高。

一个小胡同离开广场，向左边延伸，通到另外一个撒满绿荫的空场，矗立在空中场旁边的是村子里的最大的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是村政府所在地，同时共和党人联谊会也设在这里。联谊会的主要活动就是发行彩票和组织滚球比赛。每逢星期天，滚球比赛都在两个空场的梧桐树下进行。

巴斯第德人身材都比较高，强壮。他们虽然出生在

距马赛老港只有二十公里的地方，可他们并不象马赛人，甚至与马赛远郊区的普罗旺斯人也不一样。

巴斯第德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姓氏少，人们在他们中间只能找出五、六个姓来：昂格拉德，沙贝尔，奥利维叶，卡斯卡韦尔，苏贝朗。为了避免混淆，人们在名字的后面不是加上家族的姓氏，而是加上母亲的名字，如庞菲尔·福蒂耐特，路易·艾蒂安耐特，克拉里吕斯·莱娜。

毫无疑问，他们是古时候由于罗马人的入侵而逃到山区来的利古里亚人^①某个部族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是普罗旺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了。

因为通往村子的大路，到林荫大道那儿就算到了头，所以在村子里很少见到“外乡人”。村民们对他们的生活现状很满足，除了到欧巴涅镇的集市上去卖蔬菜外，平时很少下山。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人们在农户里还可以见到一些只会讲山区普罗旺斯话的老头儿、老太太。他们常常让从军营里回来的年轻人“讲讲马赛”。他们对那些竟然能够生活在到处是嘈杂的声音，在街上和连姓名都不知道的陌生人摩肩接踵，而且到处都可以碰见警察的城市里的人们，感到十分奇怪。

不过，巴斯第德村人很喜欢闲聊，即使被人家戏弄了一番，也满不在乎……但是，在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神聊的时候，他们都严格地遵守巴斯第德人的第一条规矩，那

^① 利古里亚人：意大利西北部和法国东南部的古代民族。

就是“不管别人的事”。

村民们的第二条规矩是，必须把巴斯第德村看成是普罗旺斯地区最美好的村庄，远比翁布雷村，或者有五百口人的吕依沙戴尔村重要得多。

象在所有的农村里一样，这里也有嫉妒、竞争，甚至因为遗嘱被焚毁或土地分配不均，结下难以消除的仇恨。但是，面对着外来的侵害，比如对从翁布雷村闯入的偷猎者，或者对从凯斯宾来的采蘑菇的，巴斯第德人则团结成一个整体，随时准备去斗殴，或者到法庭上去集体作伪证。这种一致对外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以致使梅德利克一家人，尽管与开面包店的一家人结下了世仇，他们还是一直在这个面包店里买面包，不过只用手势而从不说一句话罢了。梅德利克的家在山上，离翁布雷村的面包铺更近些，可他们却毫无道理地不肯吃“外乡人”的面包。

巴斯第德村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吝啬，一种病态的吝啬，原因是他们实在太穷了。他们拿麦子或者蔬菜去换面包，为了得到几块排骨，他们得给卖肉的一只鸡，或者一只兔子，或者几瓶酒。他们偶尔从欧巴涅镇集市上带回来的一点儿钱，去似的，一下子就不见了。只有在挑担的小贩来时，为了买一双绳底帆布鞋，一顶鸭舌帽，或者一把剪刀，人们才会见到那些五个法郎一张的票子。

他们居住的这一带是由淡青色石灰岩构成的广袤山地，山上到处是常绿灌木丛。深深的沟壑把山脊裂开

来，他们管这些沟壑叫山坳，因为人们在那里可以见到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的土地；土层不厚，这不多的泥土是几百年来山风吹来的，雨水冲来的。他们把这些土地开垦出来，四周栽上橄榄树、扁桃树和无花果树，在那儿种鹰嘴豆、小扁豆、黑麦，这都是一些没有雨水也可以生长的农作物。此外，还种植一些能抗根瘤、蚜虫害的雅克盖兹葡萄。而在村子的周围可就不大相同了，村民们用从引水渠上分流出来的山泉水，进行浇灌。人们可以看到绿油油的小菜园，还有桃园和杏园。果子成熟以后，村民们把果子运到集市上去卖。

他们吃的是自己种的菜，喝的是自家山羊的奶，还有自家养的鸡，每年杀上一头猪，而更主要的还是从那无边无际的山野里偷猎来的野物。

不过，村子里也还有几户富裕的人家，这几家是靠几代人紧衣缩食才积攒下了一些家底。他们把攒下的金币，有的藏在房梁上，有的装在铁锅里，深深埋在蓄水池的底部，有的则把它们砌在厚厚的墙中间。人们只在结婚或购买可以传世的“财产”时才去动用它。而后一家人就加倍卖力，以便把减少了的财富尽快地追补回来。

村长是菲劳克塞纳·克拉利斯，四十七岁。他胖得滚圆，有一双漂亮的黑色大眼睛，没有留胡子，长得象罗马人。他那一双长满汗毛的手胖乎乎的，因为这双手从来没有摸过镐把子。他是咖啡香烟店的老板。这个小店是靠他

战时负伤得到的抚恤金开设起来的。人们尊敬他，因为他负过伤（那伤是看不出的），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有一笔抚恤金。

他自称是反对宗教干预政治的社会主义者，在他小店的露天座里，他毫无顾忌地读《小普罗旺斯报》，肆无忌惮地抨击那些把法兰西引向失败的耶稣会的会员们。他是不信教的人们的头领，他们只有五、六个人，反宗教的活动么，也只表现在每星期天早晨，在咖啡馆的露天座里喝开胃酒，而不去作弥撒。但是，在村政选举中，菲芳克塞纳总是获得微弱的然而也是足够的多数票，人们说他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仿佛别人都没长脑袋似的。

每当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问题，人们都喜欢到他这儿来讨主意，因为他知道一点儿法律，他跟城里的人能说上话，另外，通过他那小店里的电话和外边联系，自然也便利得多。

他没有结婚，和他的姐姐生活在一起。他姐姐是一个勤劳而平常的老姑娘。由于感情的需要，每逢星期二他都下山去翁布雷村，一来从那儿批发一些香烟，二来顺便去看望一位年轻貌美的寡妇。这个女人看上了他的家底，但她也不小看那个爱逗趣的金发邮差，还有那个药剂师，甚至对那位偶尔从马赛乘着轻便胶轮车来这里的先生，也同样有情有意。

庞菲尔·福蒂耐特是木匠。他三十五岁，留着很精神的栗色的小胡子，他那一双蓝眼睛在村子里是独一无二

的。他并不那么爱财如命，也不那么守口如瓶，所以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说他头脑发了昏，早晚有一天要受穷的，再加上他娶了阿梅莉·昂热莉这样一个胖女人，他会穷得更快。阿梅莉是一个年轻媳妇，大块头，她高兴起来会不停地高声欢笑，可发起脾气来又总是大吵大叫。在街上，她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地吃着面包夹香肠，无花果，或者冷的猪血肠。庞菲尔说她吃的比穿的还费钱。可庞菲尔很能干，确实是一个“能人”。他给人家换房梁，修理车辆，打鸡食槽子，作喂牲口用的草架子 and 农民喜欢的那种笨重的家具。如果没有人找他订活，他就制作棺材。根据这个地区人们的身材，为马赛一家殡仪馆做大中小三种规格的棺材。在马赛那种地方，人是很容易死的。另外，每逢星期天，他就在铺子门前摆上一把椅子，又给人理起发来。

面包师傅是一个三十岁的壮小伙子，有一口洁白的牙齿，头发平直，很黑，可上面总是落着一层面粉。他有一副笑脸，对村子里所有的年轻女人都感兴趣，而对他自己的女人感情也不薄。那是一个二十岁的美丽的媳妇，十分爱自己的丈夫。他叫马尔第阿尔·沙贝尔，可是人们只叫他面包师傅，把他的名字早忘记了。

昂日·娜达莉，黑瘦，细高个儿，鸭舌帽使劲儿往下拉，直盖到耳朵上边。他有一点儿神经质，只见他的喉结不停地上上下下，好象要把它吞下去似的，可又总吞不下去。他是农民，兼任管水员，也就是说，他看管着那条把

山泉水引到供水塔的两公里长的水管子。另外，他还管调节流向各家菜园蓄水池的水流。

大家都很喜欢他，特别是男人们，因为他有个漂亮的妻子，那个女人只要你不是那么粗野地向她提出要求，她是不会拒绝第二次的。可人们都心照不宣，从没有人说起这种事。

另外，村子里还有一个名叫菲尔南·加布里唐的人。在上学的时候，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大脑袋小屁股”，把他小时候那个样子高度地概括出来了。而三十年后，这个外号还是照样适用的。真的，他那小屁股穿上条绒裤子，样子真叫人可怜，裤子象从腰间挂下来的布帘子。可是，在他硕大的脑袋上却长着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一双机灵的眼睛，眼睛里闪着憨厚而明亮的光。

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家境贫寒。在村子里，有一间小房，房前有一小块地和一个非常小的蓄水池。不过，他在那小块地上种出的鹰嘴豆足有大粒榛子那么大，而且很嫩，放在嘴里会立即化掉。在欧巴涅镇的集市上，他的鹰嘴豆是首屈一指的，大家，甚至包括翁布雷的人，都称他为“鹰嘴豆大王”。这种优势尽管微不足道，但已经使他感到心满意足了。

铁匠卡希米尔为他那只满是筋肉的强健的胳膊而自豪。他的胳膊上长满了长毛，人们几乎看不见他的皮肤。尽管他自己没有园地，可一年当中他也动那么一两次镐，因为在大家的恳求下，他不得不临时充当掘墓人的角色。

在村子里，还有老昂格拉德，他细长脖子鹰钩鼻，一副大胡子飘在胸前。他是村子里的圣人。他的虔诚是尽人皆知的，每天早晨，在带着两个儿子下地之前，他总是来教堂敲响第一遍钟。他的两个儿子是孪生，一个叫约基亚，一个叫约纳，说话都结巴。

巴斯第德村最重要的人物是塞扎尔·苏贝朗，我们以后再介绍。

除了这些值得注意的人物之外，每到星期天，总有些农民从山坳里走出来。他们生活在山坳里，三、四家聚在一起，或者完全孤立着住在一处，象住在彭拉纳的和住在戴特胡日的两家就是这样。他们下山，是来参加十点钟弥撒的。他们戴着黑色毡礼帽，一个个打扮得干干净净。可是在他们的下巴上差不多都可以看到那不听使唤的剃刀留下的痕迹。女人们戴着花头巾，脸色红润，可是在她们的额头上却过早地刻下了皱纹。她们的手也因为经常在洗衣服用的灰水里浸泡而变得粗糙了。姑娘戴着插着鲜花，有时插着鲜果的帽子，和阿尔姑娘^①一样美丽。

人们通过两代人的对比，可以估量出风吹日晒的威力，它使洋溢在双颊上的青春的光辉很快暗淡下去，在那最为纯真的额头上留下灰暗的痕迹。

^①阿尔姑娘，是阿尔方斯·都德的三幕悲剧中的人物，也是该悲剧的名字。故事是，封魏野伊的一个年轻农民费雷德里，热恋着一个阿尔姑娘；后得知这个姑娘并不专一钟情于他，为了爱情，他自杀殉情。

塞扎尔·苏贝朗快交花甲之年了。他那粗硬浓密的头发变成了灰黄色，中间杂有几缕红棕色的发丝。鼻毛象两只黑蜘蛛爪子从鼻孔里露了出来，仿佛是要抓住他那茂密的灰色胡子似的。他说话时，声音象是从他那暗绿色的门牙缝中挤出来的。

他的身板还算硬朗，不过也常常受到风湿症的折磨，也就是说，他的右腿经常酸痛难忍。所以，他走路时要拄着一根把手弯曲的手杖。在地里干活时，他也只好手脚着地，或者坐在一个小凳子上。

象菲劳克塞纳一样，他也有一段光荣的军人经历，不过那是更久远的事了。在一次严重的家庭纠纷之后，据说也可能是因为爱情纠葛，他加入了朱阿夫兵团^①，在非洲的最南边，参加了法国在非洲的最后一次战役。他两次负伤，于一八八二年带着一份抚恤金和一枚军功章从非洲归来。那标志荣誉的军功章授带装点在他那每星期天必穿的

^①朱阿夫兵团：法国轻骑兵，最初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

礼服上。

从前他是很英俊的，他的一双眼睛——现在依然黑亮而深邃——使得村子里的不少姑娘，甚至包括外村的姑娘不由得转过头去向他送上她们的秋波……现在，人们称他为阿伯。

阿伯，通常就是爷爷的意思。塞扎尔·苏贝朗一直没有结婚，不过他是苏贝朗家族中寿命最长的人，所以“阿伯”这一称呼，他当之无愧。总而言之，他是一家之长，操持着苏贝朗这个家，具有家长的无上权威。

他住在苏贝朗家那幢又大又老的风子里。这幢房子居高临下，前边是一个院场，院场下边才是村子。

这是一幢门面很宽的农舍，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墙支撑着的土台子把它和通往山里的道路隔开。人们管土台子叫“花园”，因为在直通房子大门口的道路两旁种满了薰衣草。房子的百页窗，每年都按照祖传的规矩油漆成天蓝色。另外，有一件事使苏贝朗家富裕大户的声望牢牢地树立了起来，这就是他们并不象大家一样，在厨房里吃饭，而是在一个专门的屋子，即“餐厅”里用餐；在那里，他们可以欣赏那个城市里的人家才会有的小壁炉，尽管它通烟不十分好，可却是真正大理石的。

阿伯独自和一个年老的又聋又哑的女佣人生活在这幢风子里。女佣人的脾气比驴还固执，吩咐她做的事，她要是喜欢，就装作不懂，于是就按照她自己的意愿胡做起来。他之所以能够忍受她这样胡来，是因为她会做一手好

菜，而且干起活来从不怕脏怕累。更重要的是，他不必担心她扒门缝偷听什么，也不必担心她到外边去说长道短。

苏贝朗家在村子周围和山岭上拥有大量土地，但是现在差不多都撂荒了，因为接连发生的不幸毁了这个家。阿伯的四个弟兄中，有两个死于一九一四年的战争^①，另外两个相继自杀身亡。一个是因为有一颗牙齿出血，怀疑自己得了肺病，就服了毒了。另一个是因为丧妻之后，又火上浇油，遇上大旱，他种的菊芋全部干死，他忍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也走上了绝路。

这后死的兄弟留下一个男孩，名叫乌高林，是苏贝朗家的独根独苗，也是苏贝朗家的唯一希望。

乌高林生活在他伯父，同时也是他教父的庇护之下。他刚满二十四岁……长得并不高大，瘦得象一只公山羊，但是肩膀很宽，长着铁疙瘩似的胸肌。在蓬乱卷曲的红棕色头发下边，只有一道弯曲的眉毛。他的鼻子稍微向右边扭曲着，又高又长，幸而有遮住上唇向两边翘起的胡子在下边接住，才不显得那么长了。他那被一圈红睫毛包围着的黄眼珠一时半刻也不肯消停，它们不住地向四周张望着，活象一双害怕遭到突然袭击的野兽的眼睛。在他的脸上，时而会突然出现一阵抽搐，颧颊上的肌肉向上耸动着，同时两只眼接连着眨动三下。在村子里，人们说他象天上的星星，会眨巴眼儿。

①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是在昂地柏阿尔卑斯猎步兵师服的兵役。他从军队返乡后，阿伯为了自己能单独住在老屋里，就给他买了一个名叫马沙冈的农舍；马沙冈是它原来的主人。

这是一个相当宽敞的建筑，座落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上，离山顶不远。房后是一片茂盛的黑森森的松林，与巴斯第德村遥遥相望，中间隔着一条狭长陡峭的山谷。

房子前边是梯田，一直延伸到山脚。这是一些用石头垒的矮墙围起来的条状土地。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树冠被修剪成圆形的橄榄树，扁桃树和杏树，这里一棵那里一棵地散长在地里；地里种的是西红柿、玉米，还有一点麦子。

一条蜿蜒曲折的布满石子的小路爬上山来，通到这里，然后又从这里出发，钻进了洛马兰山谷，消失在波浪起伏的山野中。

小路在房前加宽了，形成了一个空场，空场的尽头是房子，房子旁边是一棵枝叶繁茂的无花果树，树下是一口水井。房门前有一棵老桑树，尽管树干已经成了没皮的粗木桩，可伸展出来的枝枝桠桠却缀满了绿叶。

在把这所房子作为遗产提前交给他的时候，阿伯曾对他说：

“到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到咱们苏贝朗家老屋来住。不过就是到那个时候，你也要好好修缮马沙冈这房子，因为以后你可以把它租给一个农民，或者给你的一个孩子住……”

然而，乌高林却想永远不结婚，到时候，他想把村里那幢房子租给城里的人来住，他自己愿意在他这幢在山上小房子里住上一辈子。在这里，他可以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怕别人偷听，他也可以把所有的门窗关上，数他积攒下来的金币。

他父亲给他留下了三十二块金币，装在一个小生铁锅里，埋在他那张摆在大灶间里的木床的床脚下。每隔那么三、四个月，他就往那个小铁锅里添加上一块金路易^①。每当这时，他把所有的钱都摊到桌子上，旁边放着顶上了火的猎枪，在昏黄的蜡烛光下，再数上它一遍。他抚摸着闪闪发光的金币，双手捧起它们，让它们紧贴着他的脸颊滑落到桌子上，然后，在重新装入小铁锅里之前，再把它们一个一个地亲吻个够……

阿伯想使苏贝朗家重新兴旺起来，所以时不时地把村子里某个看中了苏贝朗家家业的姑娘介绍给他，说不定嫁过来，还可以使苏贝朗家的土地再增加一些。可是，乌高林总是这样回答：

“我没有骡子，因为你可以把你的借给我。我也不养鸡和羊，因为它们什么都糟踏。我不穿袜子，因为穿上它我的脚就发痒。那么，一个女人，对我有什么用处呢？”

“人需要爱情。”阿伯说。

^① 金路易：有路易十三等人头像的法国旧金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当于二十法郎。

“噢！为了这个，”机灵的乌高林解释说，“差不多每个礼拜我都到欧巴涅镇去一趟，在走之前，我总是要在无花果树那儿站上那么半个钟头，为的是清理一下我的头脑……我算过，每个月花上那么十五、六个法郎，我就能够得到，而且我还可以挑选……至于娶个妻子，还得给她吃的，给她穿的，她还要没完没了地跟我说这说那，睡觉的时候，她会把整个床都占了去。我看，我们以后再说吧。”

阿伯也不勉强他。可是，有一天，他来马沙冈吃午饭，他看看那空荡荡的灶间，摇着头，说：

“加里耐特，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这屋子简直成了牲口棚。你的床单差不多都烂了，衬衣也快成了碎片，再看你那裤子，都露屁股了。既然你不愿意结婚，那就先不结吧！可是你需要一个女人经常到这儿来帮你一把。我给你物色一个吧。”

就这样，当天晚上，他带着德丽娅来了。德丽娅肩上扛着一把崭新的扫帚，手里拿着一个长把的铲子。这是一个四十岁的寡妇，淡黄色的头发，蓬乱着，她那隆起的乳房在蓝色短上衣里随着脚步颤抖着。她大眼睛，厚嘴唇，在左脸颊正中有一颗美人痣，痣上边还点缀着一根卷曲着的黄色的毛。

“这是德丽娅。”阿伯说，“她很好，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她每天都来吗？”乌高林不安地问。